

缘来是你

■ 聂厅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作为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的热血青年，我被如火如荼的文学氛围感染，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一些文学作品。那时，琼瑶、席慕蓉、汪国真、余光中等都是我的偶像。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一家小厂任团委书记，学习的时间更加充裕，读得多了，就产生了写的兴趣。也就是这一时期，有幸结识了《十堰晚报》。

大多文学青年都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将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投寄了第一篇稿子：一篇题为《春夜喜雨》的散文。几天后，同事告诉我，我的作品上报了！

我清楚地记得发表我处女作的编辑老师叫俞苏青，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。后来便与俞老师相熟，在他的引荐下，认识了吴鹏飞、金虹等编辑，我的写作历程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帮助，令我感念至今。

《十堰晚报》还是我的“红娘”。那几年陆续在晚报发表作品，我在厂里小有“名气”。厂里热爱文学的女青年不少，我的对象就是其中一位。可能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，我们经常一起聊文学、聊生活，不知不觉两颗心就走近了。

记得行政科长给我们开结婚证明时，笑问我“何以抱得美人归”。我想，《十堰晚报》上那些“豆腐块”，就是一条红线。

光阴似箭！那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，一回头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！三十年，对于一份报纸来说还是年轻的，朝气蓬勃的，可对于我来说，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了。

1992年底，我调入市公交公司，有幸认识了当时公司特聘的宣传干事夏德彰老师，他鼓励我“文学、新闻两翼齐飞”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，我学会了新闻写作，自己冲洗照片。很快就在《十堰晚报》上发表了新闻作品，并于1993年参加了晚报组织的为期五天的全市新闻写作培训班，写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在市内外文联和报刊举办的征文比赛中屡次获奖。

十堰无人售票公交车开通那年，

由晚报新闻部马顺德和於仲如老师牵头，我负责组稿，在《十堰晚报》组织了“无人售票之旅”征文活动，发稿近30篇，我因此获得了当年《十堰晚报》优秀通讯员称号。

2005年，由于公交公司改制，我和许多同事一起离开工作岗位，自谋生路。在创业漂泊的这些年，迫于生计，我渐渐远离了诗歌，远离了文学……可心里却埋藏了一颗种子，直到2020年又重新萌发。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，百无聊赖，整理书柜时无意翻到了我以前发表作品的剪贴集，重新点燃了我写作的欲望。

由于多年未写作、投稿，现今的投稿方式变成邮箱投稿。解封后，我迅速到附近的报刊亭，找到《十堰晚报》编辑部的电话，几经辗转，找到了当时文学版编辑杨箫瑟老师。当时杨老师正在组织清明节稿件，我手头正好有一篇怀念恩师夏老的稿子，微信转过去后，很快得以发表。后又陆续有作品发表，有了这些作品作为铺垫，我于2020年底加入了十堰市作协。

由于荒废写作多年，重新拾起来后，我有些诚惶诚恐，不知如何下笔。杨老师不断鼓励我，让我多写多投，给了我莫大鼓舞。有一年，我投了两首歌吟中秋的诗，杨老师回复说：“写得不错，择机发表。”由于投稿时已过中秋这个时间节点，不久就忘记了，没想到第二年中秋节前发表了，杨老师还给我发来电子版。我相信很多文友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杨老师对作者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！

去年，晚报文学作品版由李雅丽老师接棒。《十堰晚报》这一良好的传统让我想起了一个词：薪火相传！

去年，老父亲病重，我一直奔波于医院和家庭之间，对于写作顾及颇少。九月父亲离世，我写了一首怀念父亲的诗《秋如窄巷》投给李老师，于12月见报，弥补了我对父亲的一些愧疚。

相识几十年，《十堰晚报》无疑是我生活、工作中的良师益友，对她，我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心。《十堰晚报》已融进我的血液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泛黄的旧报纸

■ 曾军

春节前整理房间，在母亲的衣柜下面发现一张旧的《十堰晚报》，是2012年11月的报纸，上面发表有我写的文章《母亲和菜地》。这是我在晚报上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。虽然过了很多年，报纸已经泛黄，但看着自己曾经写的文字，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，既感动于母亲对报纸的收藏，也让我回想起这些年来我和《十堰晚报》的不解之缘。

多年前，每次下班经过路边的报摊，我就喜欢去“蹭”免费报纸，其中《十堰晚报》是我必看的。快速浏览一遍新闻之后，我的目光常常会停留在文学作品版。这些文章篇幅大多不长，但文采斐然，每次品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
“蹭”的时间长了，我也有了写的欲望。于是闲暇之余，我便拿起笔，试着写了一些稿件投递出去。怎奈文笔晦涩，稿件经常石沉大海，但我依然坚持写。

2010年，晚报开展清明征文活动，我想起逝去多年的父亲，也许是思念累积的缘故，一篇追忆父亲的稿件一气呵成。不想很快晚报就刊发了这篇文章。经过编辑的润色修改，文章更加简洁顺畅。看到自己的文字终于变成铅字，内心既激动又兴奋，这是我在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，虽然篇幅不长，但是对我努力的肯定，同时也告慰了九泉之下的父亲。

从此，隔三岔五给晚报投稿，便成了我的一大业余爱好。尽管命中率仍然低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写作热情。2012年，年过六旬的母亲因劳累生病住院，面对不低的医疗费和繁琐的各项检查，大姐在病房发牢骚，指责母亲不顾身体劳累。虽然说话直接，其实是在担心母亲的健康，母亲只是低头叹气，怪自己老了不中用了。那一刹那，从母亲斑白的两鬓和消瘦的面容中，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无言的痛。母亲一把年纪仍在辛勤劳作，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！

母亲病愈后，我整理好思绪，把母亲这些年种地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叫《母亲和菜地》。几天后，文章在晚报的文学作品版见报。文章末尾，编辑杨箫瑟老师还加了点评：这片菜地里，孕育着母亲的希望，靠着它才度过艰难岁月……这片菜地里有成长的烙印，播种着亲情和浓浓的爱。

虽不曾和杨老师谋面，但她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。

我当即在报摊买了两份晚报，一份留作剪贴使用，另一份则飞奔回家送给母亲看。我把报纸摊开，母亲戴上老花镜，磕磕绊绊读完文章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嘴里连声说好，眼角含着泪花。

之后，我逐渐就把这事淡忘了，但读晚报写文章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通过《十堰晚报》，我不仅了解了本地发生的各种新闻，更让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。这些年，我陆续在晚报发表过一些文章，多是我对生活的感悟，以及家庭亲情等，可以说晚报给了我一个倾诉心声的平台和空间，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趣。

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母亲居然把这张旧报纸一直默默收藏着，这一藏就是13年。如今再次看到当年的旧报纸，往事历历在目，莫名的感动瞬间涌上心头。

生活每天都是新的，但我和晚报的情缘始终如故。母亲的收藏更像是她默默注视的目光，激励和鞭策我不断前进，让我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，还有爱，有诗和远方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mbzw@163.com

